Globethics Repository



上帝形象——神學論題引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n, Hong-Hsi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1 10:38:4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64

上帝形象
——神學論題引介

林鴻信

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6-27）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創 9:6-7）

一、上帝形象

本期主題「上帝形象」，是基督教人學的重要基礎。基督教信仰根據《聖經》相信人是被上帝所造，而且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不過因着人的犯罪墮落，上帝形象已經扭曲變形。然而，人身上仍然存留上帝形象，因此帶有上帝形象的人是尊貴的，其尊貴建立在上帝本身；也因此，帶有上帝形象的人是有限的，因爲人只是上帝形象而非上帝本身。總之，人的尊貴源自與上帝的關係，而人的有限則是因爲人僅僅是形象而已。

西方思想傳統受基督教上帝形象概念影響，對於人有一種特別的尊重，是人文主義傳統的重要來源。如康德主

張人應當遵照自律而行動，「如此行動，即無論在你的人格還是其他每個人底人格中的『人』，你始終同時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來使用！」[1]亦即必須以人本身爲目的，而非僅僅把人視爲手段。在眞實生活中往往遇到把人視爲手段的場合，比如資方利用工人生產營利，工人利用資方賺取工資，然而康德提醒這種關係不可以僅僅是工具關係而已，這與基督教信仰視人具有上帝形象的主張符合。

展望今日全面追求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往往淪爲商業考量的對象，甚至只是賺錢工具而已，人的尊嚴受到嚴重戕害。再往未來觀看，全球化與後現代思潮正蜂擁而來，在這些潮流當中，如何保存人的價值不至被洪流淹沒呢？如何對未來開放又同時發揚人的價值呢？基督教的上帝形象概念，主張應當帶有宗教情懷地尊重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上帝，而凡尊重上帝者必定尊重人，這對當今處境具有特別意義。

當代德國基督教神學思考帶有一種重視未來的傾向，從未來反觀現在與過去。在當今德國著名神學家當中，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 ）的宏觀智慧，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 1934- ）的深刻洞視，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 ）的博學細膩，皆爲一時俊彥，難以區分高下。傳統基督教神學在討論「上帝形象」時，往往把焦點放在人是從何而來的「原點」，對於人之將往何而去的「終點」着墨不多，或者不以爲有所關連，然而當代德國三位重要基督教神學家卻一致強調以「上帝形象」作爲「終點」來進行神學思考。

1. 康德，《道德底形上學基礎》（台北：聯經，1990 年），頁 53。

二、人子國度

一九六四年莫爾特曼出版《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而聞名於世，[2]開創從終末的未來回顧現在與過去的盼望神學方法，[3]當他論人時，自然也是強調從未來來看人的觀點。本期譯出莫爾特曼的《人：當今衝突當中的基督教人學》（*Man—Christian Anthropology in the Conflicts of the Present*）最後一章〈人子的國度〉（Man and the Son of Man），其中精彩而完整地呈現了基督教信仰對人的基本了解。如其所言，「有關人的書，必定會轉成一本有關上帝的書」，因爲基督教認爲人與上帝密切相關，人是被上帝創造，而且帶有上帝形象。

根據改革宗傳統，莫爾特曼採取了加爾文「對上帝的認識與對人的認識相互關聯」的看法。加爾文認爲，只有眞正認識人的人才能眞正認識上帝；只有眞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眞正認識人。而莫爾特曼主張，若是沒有對上帝的認識，就沒有對自己的認識，若是沒有對自己的認識（在此意義他贊同宗教批判），就沒有對人的認識。據此，莫爾特曼非常有力地論述「上帝是對人的批判」，而現代以人爲中心的世界觀卻宣稱「人是對上帝的批判」。在一個大力宣揚以人爲中心的世代裏，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主張上帝爲人的投射，而一切神學都不過是人學。莫爾特曼提出警告，這種以人爲神的看法，將毀掉上帝與人二者，意即當毀掉上帝的信念時，同時也毀掉了成爲神的人。

莫爾特曼從《舊約聖經》對圖像的禁忌看到人的天命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因此在塵世中無法找到在人之外而

2. Jürgen Moltmann，《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3. 參照林鴻信，《莫特曼神學》（台北：禮記，2002 年），第三章〈盼望神學〉。

可以作爲上帝形象者，唯有人才可以在地上代表上帝的形象與樣式。人被呼召，從虛無進入存在，並且被任命在地上帶有上帝的形象，與上帝本身相稱而奉上帝的名行事。然而，與上帝本身相稱，並非等同上帝本身；而代表上帝，更不是取代上帝；至於奉上帝的名行事，充分說明了人不得把自己當作上帝。莫爾特曼認爲，人自己的神化並未使得人更加人性化，反而是更加非人化，結果是既沒有上帝，也失落了人。

由於人與上帝之間的差異是無限的，因此人的自由也是無限的，然而人在走向上帝的無限自由中，如果以自己爲上帝，以有限者取代無限者，無限的自由將在瞬間被人的有限限制而成爲牢籠，無限的上帝轉變成有限的人，而人則墮落成被人自己獨裁宰制的奴隸。現代科技把人帶往另外一種獨裁——對自然的獨裁，人想要宰制大地，科技帶來的權力卻未帶來與權力相應的責任，反而喚起人想要成爲上帝的野心，隨着人的非人化，所失落的不只是人，更是傷痕累累的大自然。

莫爾特曼以《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偉大異象，詮釋世界的國度與人子的國度，前者的造型是「獸」，而後者的造型才是「人」。世界的主權原本應當歸屬於人，按照人的法則行事；然而世界的國度卻把主權歸屬於獸，按照獸的法則行事。於是，人性逐漸在獸性中沉淪，必須等待眞正的人－人子出現，他的到來使被獸化的人得以再次成爲人。初期教會就是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辨識出「人子」來，認爲人子確實已經來到，他接納了那些被驅逐、拒絕、羞辱的人，與窮人、被囚者、飢餓者以及罪人站在一起，而且被釘在十字架上承受非人的待遇，因而帶有使人得以眞正成爲人的力量，展開了一個新的世代，一個人得以眞正

成爲人的世代。十架的意義在於暴力轉成了愛，統治轉成了服務。因此，當人子來時，所有世上的野獸國度都將終止，而進入人的國度。

儘管耶穌基督的來臨，並未帶來人子國度的全然實現，那隱藏在被釘十架的耶穌基督裏頭的人子國度，卻已經如黎明般來到。有如芥菜子與麵酵，在百種當中最小的，將成爲最大的；而在麵團中無法看見的，將把整個麵團都撐起來。在世界的國度裏，若是堅持着要活在人子國度裏的話，必定會受苦，然而這種受苦並非難以承受的苦，而是因着看見了更有價值的人子國度，以致自由地以行動來盼望人子的國度。當面對着尚未被救贖的世界時，耶穌基督所帶來的和好體驗使人具有救贖的盼望。

「人的終結」這個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喊出來的口號，是後現代思潮的重點。莫爾特曼認爲，若是要終結人的終結，就要放棄以人自己的力量成爲人，而把神化的人終結掉，使人得以成爲人。現代世界把人當作自己所認定者，結果人成了神化的人，完全的人成了無止境的要求，人化的過程不但沒有完成的一天，卻有崩潰的一天。事實上，人帶有上帝的形象，卻僅僅是形象而已，應當讓上帝的歸於上帝，讓上帝成爲上帝，讓人成爲人。

三、與神相契

另一位當代德國神學家雲格爾也非常重視從未來思考的方法，他主張基督教信仰與人的種種存在事實具有批判性關連，應當從終末角度來了解人，探討對每一個人開啓終末自我了解的可能，本期邀請周偉馳博士譯出雲格爾重要的人學論文〈與神相契的人：論神學的人學之基本概念——上帝形象〉（Humanity In Correspondence To God:

Remarks On The Image Of God As A Basic Concept In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其焦點也是集中在上帝形象的概念。

根據雲格爾的觀察，人性傾向把自己建立在自己的基礎上，把自我當作衡量眞理不可動搖的判準，於是自我就成了自我認同的唯一源頭，而基督教信仰認爲這種傾向就是「罪」，只使得人更加迷失自我。基督教信仰認爲罪的問題之答案在於，必須把人從自我中心帶出來而與上帝建立關係。簡而言之，陷溺自我之內，就是罪，而走出自我牢籠，才是拯救。這樣的拯救不是把自我建立在自己身上，而是建立在與他者—上帝的關係上。這顯然與以自身主體爲中心的想法截然不同，因爲人的安身立命之處並不在於自我，而在於他者，亦即在「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中得以因全心信靠而置身於創造者，也在「愛人如己」中得以藉着愛人而超越自我中心。

雲格爾認爲，當現代形上學把上帝當作人的投射之後，似乎解決了上帝的不可定義性的問題，然而當繼續追問人是甚麼時，現代人學又多方提到人的不可定義性，結果只是從上帝的不可定義性轉成人的不可定義性。其實如果人是不可定義的，那麼人所投射的上帝同樣也必是不可定義的。雲格爾認爲，人的不可定義性已經因着道成肉身而被改變，藉由道成肉身，人被定義爲向上帝開放——其中包括對世界開放——的存在，因此與上帝相契的人被稱爲上帝形象。雲格爾的結論是，上帝藉着道成肉身讓人看到，上帝是降卑的上帝，並且賦予人與上帝相契的能力，使人不會想要高升成爲上帝而眞實存在於與上帝的相契中。

四、人的天命

在當代德國神學家當中，潘能伯格以其在人學方面的研究而聞名，曾經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八三年先後出版過兩本重要的人學著作，他對人的討論也非常注重人未來的可能性。[4]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人是甚麼》（*Was ist der Mensch?*）一書中，他一開始就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學時代（本文採用『人學』）。」[5]潘能伯格所關切的是一幅把人視爲向世界以及未來開放的圖畫，並且從未來終局的發展回顧人的何去何從，因此他非常重視「人的天命」（*Bestimmung des Menschen*, human destiny）。「天命」概念兼具有「命定」與「使命」的意義，意指人從上帝領受往未來發展的方向，既指未來發展的目標，又同時帶有被任命的含意。潘能伯格強調在人裏面的上帝形象，仍然處在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當潘能伯格以「人的天命」來解讀「上帝形象」時，已經把關注焦點放在未來，從而將已經實現之人的天命回顧在這過程當中上帝形象的發展。

本期譯出潘能伯格《系統神學 II》（*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6]，第八章〈人的尊嚴與悲慘〉（The Dignity and Misery of Humanity）第二節〈人的天命〉（Human Destiny）。基於他長期對人學有特別興趣，這一段不只是其系統神學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是其神學思想的核心。他指出，人不是主體，而是主題。主體的聯想，是強調人的主權；而主題卻使人看到人的發展。在論及人學時，博學的潘能伯格

4. Wolfhart Pannenberg，《人是甚麼》（*What is Ma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0）及《從神學看人學》（*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5），李秋零與田薇譯，《人是甚麼——從神學看當代人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 年）。
5. Pannenberg，《人是甚麼》，同前，頁 18。
6. Pannenberg，《系統神學 II》（*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tran.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把創造論、拯救論、罪論、基督論、三一論與生態神學都關連起來。

潘能伯格認爲思考上帝形象的焦點在於，形象必定是代表原版而與原版相似的，只不過相像程度各有不同，最清楚的上帝形象是表現在耶穌基督身上。根據潘能伯格的觀察，在創造人類的故事裏，上帝形象並非從一開始就充分完成，而是處在發展過程中。進而言之，人按着上帝形象被造，這含蘊着達到全然相似的可能發展，因此充分實現全然相似是人的天命，然而在歷史上唯有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過，並且唯有在耶穌基督裏，人們才可以藉着轉化成基督形象而參與其中。

基督教神學應當在《新約》的亮光下看《舊約》如何說到神聖相像，《新約》稱呼耶穌基督爲上帝的形象，並且認爲凡相信的人將被轉化爲這樣的形象，亦即在終末時完全成爲新造的人。在追尋人的天命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是，人的天命——上帝形象只有透過耶穌基督才能理解，因爲在耶穌基督身上展現了完全的上帝形象以及與上帝的共融。然而，潘能伯格希望把這些觀點不只應用在相信的人身上，而且關連到所有人身上，因此回到《舊約》創造故事的形象概念，用以討論一般人性的問題。

當潘能伯格論及人的上帝形象時，他一再使用「人的天命」，因爲他不以爲上帝形象只能與人的原點，就是人的被造有關，而是要探討人的終點，而從人的原點看到人的終點。潘能伯格認爲，在人的原點，人被交託的天命——上帝形象，是一種有待發展的使命，在終末將得以完全實現，而在期盼終末的全然實現中回顧當下人所應當做的。潘能伯格和莫爾特曼都主張從原點建構終點的期盼，並從終點回顧當下的使命以及原點的意義。

關於天命的內涵，問題焦點在於：究竟人的天命主要與未來生活有關，抑或主要與今世的道德生活有關？假如人的天命符合按照上帝形象被造，有關天命的描述必須導向形象與上帝之間的關係，那麼從一開始，身爲上帝所造，人即被任命進入與上帝的共融關係，而非自律的人在今世的道德生活。當關於天命的想法連結到按照上帝形象被造，這樣的天命就不僅僅關連到人對上帝創造的治理，而且必須從關係的角度去理解，關連到人與上帝的共融關係，神聖相像意味着人與上帝的親近，而人領受上帝所交託而成爲上帝的代理者，就是藉由進入與上帝的共融，而走向未來。

在與上帝的共融關係裏，不只關連到人與上帝的關係，也關連到人與人的關係，而且是人類作爲一個整體被任命與上帝共融。由於這天命並不是孤立的，它的目標是把所有的人加入上帝的國度，因此與上帝共融的共同天命，構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康德之後，自律的人在今世過道德生活被視爲現代人的典範，但現實的結果卻是理性的道德自治被反覆無常的自我決定取代了。基督教所追求人與上帝共融的天命，正是抗拒這種解組潮流的基礎。

從一方面來看，潘能伯格是樂觀的，他相信有一種傾向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被造者的生命是內在地被其神聖天命帶動，這天命並未在人類歷史一開始就實現，而是將以歷史的目標與高峰來到。潘能伯格認爲，在最終視域中所看到生命的眞正意義超越一切有限者的全部範圍，「對世界開放」的視域超越了一切有限而恆常地朝向新的經驗邁進。從另一方面看，潘能伯格是悲觀的，他看到與上帝同行的天命可能成爲人的誘惑，就是人們強奪那自以爲屬

於自己的，不論是使用宗教的手段或反宗教的手段。只有當確定人與上帝的分際並且接受人的有限時，才可能使被造者與創造者－上帝的旨意一致。

潘能伯格意味深長地看到，人必須自知有限，只有在知道自己的有限時，才可能扮演好「形象」的角色，當人誤以爲自己是無限的，就會把形象錯當作本身，有意識地或不知覺地扮演上帝。當人接受自己的有限時，必定也能夠給予其他受造者應有的尊敬，尊重創造者在創造中所施行的秩序。人們在爲了自己的存在而感謝創造者的同時，也爲了所有的被造界而感謝創造者。

綜上所述，三位當代德國神學家對「上帝形象」的反思，從「原點」朝向「終點」的轉折，不僅重視過去人從哪裏出發，而且重視未來人朝向哪裏發展。「上帝形象」的完美範例——耶穌基督就好比「中點」，人的天命——上帝形象只有透過耶穌基督才能理解，因爲在耶穌基督身上展現了完全的上帝形象與天人交融。整體而言，「上帝形象」不是一種靜態概念，而是演變中的動態概念，是由「原點」出發，以「中點」爲典範而朝向「終點」邁進的發展過程。

五、各展所長

本期除了翻譯三篇主題文章之外，特別邀請奧古斯丁研究專家周偉馳博士提供奧古斯丁對上帝形象的看法〈復形記：奧古斯丁的形象觀〉，這是一篇令人矚目的奧古斯丁研究，探討上帝形象在奧古斯丁神學思想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不僅深入淺出地勾勒重點，而且具有非常創意的洞見，此文探討的深度即使在西方學界的奧古斯丁研究都不多見。

今年夏天剛剛在德國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以加爾文研究完成博士學位的石素英博士，其論文〈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中的「上帝形象」概念〉，也非常細心地梳理了《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書中的上帝形象概念，分別從水平面的比較與垂直面的時序，深入觀察加爾文對上帝形象的理解。

在蘇格蘭最古老的聖安德列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以巴特研究完成博士學位的歐力仁，在〈在基督裏「上帝的形象」——卡爾．巴特對「上帝的形象」之詮釋〉一文中，觀察了巴特從一九三四年爲了否定「自然神學」的正當性與布魯納（Emil Brunner）展開的筆戰當中，如何形成日後發展「神學人學」的基調，以基督論爲人學的基礎，從復和聖約來看在基督裏的神聖形象。

東正教傳統對於上帝形象概念的重視，比起西方教會傳統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了避免一面倒偏重西方神學傳統，本期特邀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哲學博士張百春寫〈從東正教傳統看人的上帝形象——弗．洛斯基的個性論〉，介紹東方教父神學的走向，針對特別重視人學的俄語神學家弗．洛斯基（Vladimir Lossky）的個性論，提出精闢的分析探討，並藉此呈現現代東正教神學如何不斷發揚教父神學傳承。

本期編輯工作得以順利完成，首先必須感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本人擔任訪問學人期間所給予的各種協助，以及編輯同仁敬業而又專業的配合。本人在香港期間，開始翻譯三篇主題文章中的兩篇，其中吾師莫爾特曼以極簡要的文字涵蓋廣泛的神學意含，幾乎涉及基督教神學的

全貌，而潘能伯格思緒緊密，表達精緻，爲文艱澀，翻譯過程皆十分費時，感謝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韋兢協助潤飾字句，相信可以讓中文讀者更加容易明白。